

日参
1.244.3
2.2-60

火草場
燒料



小小說例言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名曰小小說凡已通文字者固可取以消遣卽略解字義者亦可藉爲通文之捷徑足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之補助品

一本書材料皆本諸舊小說取其富有興趣而無傷道德者並於每種封面繪成彩圖鮮明目尤足助人興味

一舊小說向爲社會所歡迎惟事實之間凡有傷風化者本書概爲刪去文字之間或有原太深及俚俗者本書概加改竄俾閱者易於領悟免涉歧邪

一本書每敘一段故事祇述本事之事實繁文駢語概從刪改文字分段另行排列尤易醒一起首結尾前後相應平時觀覽可悟謀篇布局之法虛字用法習見純熟自易貫通

一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無蠅頭小楷字迹模糊致傷目力之弊小本精裝尤便帶

一舟車勞頓閱清閒手此一卷誠爲絕妙之消遣品

日參

Y 244.3

8 8-60

火燒草料場



記

話說北宋末年。東京城內。有箇書。十萬禁軍鎗棒教
 師。姓林名冲。身材高大。武藝書。出衆。爲人正直。卻被太
 尉高俅設計陷害。誘他帶刀入津藏虎節堂。便命書人奪
 下要斬。原來那白虎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常書人
 不得無故入內。當時林冲大叫冤屈。太尉喝令書左右
 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勘理處決。左右領了書。

監押林沖。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高太尉幹人把林沖押在府前。跪在堦下。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府尹道。林沖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原來那時北邊土話。叫教師做教頭。當下林沖告道。恩相明鑒。念林沖負屈銜冤。小人雖是麤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沖偶爾到獄廟遊玩。見高太尉的小衙內行爲無理。小人

不服。衝撞了他。次後小衙內便使陸虞侯、富安二人謀害小人。未成。前日林沖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沖。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沖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就誣說林沖謀刺。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沖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扭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

林沖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沖的丈人張教頭。

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明知道這件事的內容。便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沖。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事。高太尉批飭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如何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欺人。更兼他府裏無惡不作。但有人小小

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就剮。卻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沖事如何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沖口詞。是箇無罪的人。只是沒拿了。那兩箇承局。如今著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這件事委屈。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沖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將林沖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那高太尉

卻賄通兩箇防送公人。要在中途謀害林沖。又幸被人救護未成。

林沖到了滄州牢城。又得當地一箇豪俠。姓柴名進。十分看顧。因此未曾喫苦。那牢城管營。派林沖去看守天王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力的差使。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話不煩絮。時遇隆冬將近。一日巳牌時分。林沖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卻在這裏。林沖回頭看時。認得是

酒伙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沖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的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沖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沖送了他盤纏。來此投奔人。不想今日卻在這裏撞見。林沖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施恩救濟。小人投奔人不著。不想迤邐來到滄州。投托一箇酒店裏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買賣。因見

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順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林沖指著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沖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

了恩人。兩口兒歡喜笑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沖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如此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下管待林沖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沖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沖喫。林沖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嘗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銀。

光陰迅速。卻早冬來。林沖的棉衣裙襖。都是李小二
渾家整治縫補。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
下飯。只見一箇人閃將進來。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
人閃進來。看時。前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箇
走卒模樣。跟著也來坐下。李小二進來問道。可要喫
酒。只見那箇人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
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拿來。
不必多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

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箇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裏。只見那箇官人。和管營差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相不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陳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穿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

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約計喫過十數杯。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伴當燙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箇人來得奇怪。老婆道。怎麼的奇怪。小二道。這兩個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菜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吐出高太尉三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在門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

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著。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得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侯。他那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來理會。老婆道。說得是。便進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

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他性命。正說之時。閣子裏叫拿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著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喫了半箇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個低著頭也去了。

那兩個轉背不多時。只見林沖走到店裏頭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卻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沖問道。甚麼要

緊的事。李小二請林沖到裏面坐下說道。卻纔有箇東京來的奇怪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吐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叫渾家聽了一箇時辰。他卻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沖道。那人生得甚麼模

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
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檀色面皮。林沖聽了大
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侯。那潑賤賊敢來這裏
害我。休要撞著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
隄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
沖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
在身上。前街後巷。各處去尋。李小二夫妻兩箇。捏著
兩把汗。當晚無事。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

去滄州城裏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林沖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以後自己仔細便了。林沖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息。林沖也自漸漸忘了。

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沖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裏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擡舉得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納

料的。有些常例錢取覓。原是一個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替。林沖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箇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卻如何。李小二道。這個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有些常例錢鈔。往常不使錢時。不能彀得這差使。林沖道。卻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

便好了。正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有工夫時。來望恩人。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沖喫了。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以後。林沖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卻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林沖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週圍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

著倉廩。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沖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替。老軍拿了鑰匙。引著林沖吩咐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了堆數。又引林沖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沖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挂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

酒喫時。投東向大路走二三里。那處便有市面。說畢。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

且說林沖就牀上放了包裹被鋪。就坐上生些燄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裏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沖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卻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面。何不去沽些酒。

來喫。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著碎瓊亂玉。背著北風迤邐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沖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沖住腳看時。見籬笆中挑著一箇草帚兒。在露天裏。林沖逕到店裏。主人道。客

人那裏來。林沖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沖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燙一壺熱酒。請林沖喫。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著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著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

再說林冲踏著那瑞雪。迎著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中尋思如何是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拽得一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如何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

夜等到天明。再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著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只有一塊大石。掇將過來。靠了門。進得裏面看時。殿上塑著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鬼。側邊堆著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溼了。和氈笠子放在桌上。把

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卻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的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的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著。

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卻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起話來。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個人腳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卻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著看火。內中一個道。這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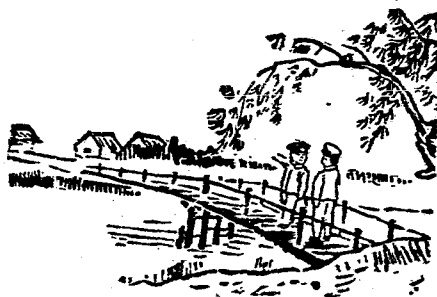
計好麼。一個應道。真虧管營差撥兩個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一個道。林冲今番性命一定休了。高衙內可以遂願了。又一個道。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個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火。待走那裏去。那一個道。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又聽得一個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個死罪。又一個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個道。再

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會幹事。林沖聽得三個時。一個是差撥。一個是陸虞侯。一個是富安。自思道。天可憐見林沖。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掇開。挺著花鎗。左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三個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沖舉手肱察的一鎗。先搠倒差撥。陸虞侯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腳。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

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搠倒了。翻身回來。陸虞侯卻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裏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搠在地裏。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虞侯臉上搠著。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侯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你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一刀。把陸虞侯上身衣服扯開。把

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沖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是歹人。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虞侯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搭膊。把氈笠子戴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去了。

陸虞侯富安等巴結高太尉父子。設計陷害林沖。無非爲陞官發財起見。卒至林沖未害。反把自己性命送了。陞官發財。有如夢幻。小人之結果。往往如此。然則人亦何必樂爲小人麼。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民國十七年一月五版



(小 小 說)

△ 每冊定價銀五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